

磨铁中文网

人气作家

颜灼灼

经典古言

悬疑小说

诡局命案

步步杀机

阴差阳错

却早已

命运的玩笑

乱世江山

贵胄情殇

终抵不过

时代的洪流



颜灼灼 著

下

琼珠碎



译林出版社

琼珠碎



颜灼灼 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琼珠碎 / 颜灼灼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447-4920-6

I. ①琼… II. ①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8916号

书 名 琼珠碎
作 者 颜灼灼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策划编辑 马丁晓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1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20-6
定 价 39.80元 (全二册)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我君离天涯	第二十三回	1
福兮祸所依	第二十四回	11
君心似我心	第二十五回	19
花签问命运	第二十六回	29
平地惊雷起	第二十七回	39
譬如昨日死	第二十八回	49
雨夜不速客	第二十九回	57
重返沈家宅	第三十回	67
索命玉琵琶	第三十一回	79
相望不相闻	第三十二回	89
候门深似海	第三十三回	97
奉天清君侧	第三十四回	105

目录

第三十五回
月圆人难圆

113

第三十六回
消得人憔悴

121

第三十七回
暗恨难思量

131

第三十八回
浴血白沟河

139

第三十九回
死守济南城

149

第四十回
系我一生心

159

第四十一回
惊现鬼面人

171

第四十二回
命运纷难料

181

第四十三回
炎炎炽蛾眉

193

第四十四回
尘世情难辨

203

第四十五回
富贵若浮云

215

第四十六回
似是故人来

223

尾声
世界微尘里，
吾宁爱与憎

231

我君离天涯

朱棣在北平接到诏书，朱允炆勒令他议定周王之罪。

“朝廷终于下手了，”朱棣冷冷一哼，“皇上给我下诏书，是想震慑我还是让我知罪？无论我怎样作答都不会取得朝廷的谅解。”

道衍问道：“那殿下预备如何应对？”

朱棣略一沉吟道：“我希望为周王洗刷罪名，至少让人觉得他可怜，以此博得一点同情。”

道衍点头道：“此举甚妙，可以为我们争取有利的时机。”少顷又补充道，“皇上安排了工部右侍郎张昺任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握北平都指挥使司，这分明是秘令他们监视殿下的行动。”

朱棣面色阴沉，默不作声。

道衍忽然微微笑道：“殿下出个上联，由我来对下联，如何？”

朱棣不知道衍是何用意，但仍是略作思忖，道：“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

道衍悠然接口：“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

朱棣的目光似被火星点燃，瞬间有烈焰蹿起，但很快又冷却下来，如深不见底的寒潭之水。

大雪纷飞，朔风狂啸，在漫天风雪中，建文元年悄然来临。朱允炆即位仅一个多月，便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他还极力主张减轻赋税，休养生息宽大治民，让寺庙把多侵占的田地归还，主张西周时的井田制。朱允炆的一系列措施都相当得民心、臣心。

与此同时，削藩的进程也逐步推进。建文元年四月，有人告湘王朱柏伪造宝钞，无故杀人。朱柏害怕，一时无以自明，又不甘屈辱过活，便阖宫自焚了。

从北平也传来了朱棣病倒的消息，据说是为高皇帝的死哀伤过度，终致卧病不起。不久后，朱允炆读到了朱棣的上书，朱棣往昔挥毫是何等的气度，但这次因在病中，那书法却瞧不出一点英雄气概来，朱允炆一瞧之下已心生怜悯。

朱棣上书云：“若周王所为，形迹暧昧，念一宗室亲亲，无以猜嫌，辄加重谴，恐害骨肉之恩，有伤日月之明。如其显著，有迹可验，则祖训俱在。”看其前半，用词极为柔软，几近于哀求；观其末尾，援引《祖训》则柔中带刚，显怀不满。

这份上书让朱允炆颇为难过，他重复念叨着“恐害骨肉之恩，有伤日月之明”，不胜唏嘘，遂对在场的齐泰和黄子澄道：“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等人此前就一再恳请朕亲睦宗人，今日又深感四叔言之有理，朕打算停止削藩。”

“皇上，万万不可！”齐泰与黄子澄据理力争，反对停止削藩，但仍无结果，二人怏怏地离开了皇宫。但二人认为削藩进程既已开始，如果停下来，必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于是翌日他们再度进宫劝说朱允炆。

黄子澄道：“今所虑者，独燕王耳，宜因其称病袭之。”

朱允炆犹豫道：“朕即位未久，连削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

黄子澄道：“先人者制人，毋为人制。”

朱允炆又道：“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

齐泰接道：“可以北部边防不靖为名，派都督宋忠调缘边官军三万屯驻开平，就此将燕府护卫军的精壮选调至宋忠麾下带出塞外，以斩断燕王的羽翼。同时召燕府护卫胡骑指挥关童等进京，以削弱燕王的力量。”

朱允炆沉默半晌后，沉沉叹了口气。“就依两位爱卿所言吧。”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四月暖风熏人，位于应天府城南东长干里的天禧寺内桃花盛开，数不清的株株花树，万蕊吐艳，深红浅红晕染成一片，夹杂着疏落的嫩绿尖叶，煞是好看。徐妙锦、景展翼和铁凤相约到天禧寺上香，顺便赏花。

“太美了，太美了。”铁凤一头钻入桃花丛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她笑靥如花，银铃般的笑声久久回荡。

“铁凤总是这样开心快活，似乎没有任何烦恼，”景展翼感慨道，“希望她能一直无忧无虑下去。”

徐妙锦抬眼望着景展翼，问道：“展翼妹妹有什么烦恼吗？”

景展翼幽幽一叹。“李白诗歌《长干行》有云：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这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故事就发生于此。”她久久地目注那片桃花丛，眼里有一个遥远恍惚的世界。

“展翼，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徐妙锦眼中闪出了疑惑之光。

景展翼的眼珠迅速蒙上了一层泪雾。“锦姐姐，我今日约你们到天禧寺上香，其实是……是为了见一个人。”

“你到这天禧寺见什么人？”徐妙锦异样的目光向景展翼投去。

景展翼忸怩了好半晌，才羞羞答答道：“是我一个青梅竹马的小哥哥。”

徐妙锦讶然。“我怎么从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存在？”

景展翼黯然垂泪，声音也哽咽了。“他叫纪威，原本也是贵胄子弟，小时候两家曾为我们订下娃娃亲。后来他家道中落，父母双亡，这桩婚事我爹娘认为不作数了，但是我们都忘不了对方，暗中也常托人带信，私底下会

面。去年纪威哥哥听说有媒人来我家说媒后，心中着急，竟上门恳求我爹履行当年的诺言，将我许配给他。”

“你爹一定不同意，是吗？”徐妙锦问道。

景展翼轻轻点了点头。“他如今只是个穷酸秀才，门不当户不对的，我爹如何愿意？但毕竟过去确实订过娃娃亲，我爹担心若是传扬出去，会被人指责我们景家背信弃义，也坏了我的名声，就故意刁难，说如果纪威哥哥能够拿出一万两黄金作为聘礼，就同意让我们成婚。”

徐妙锦摇头叹道：“他哪里拿得出一万两黄金！”

“不，就在几天前，他果真带来了一万两黄金的银票。”景展翼抬起头来，见徐妙锦的眼神里满含震惊，又接着说道，“我爹怀疑他的钱财来路不正，不愿意接受，要求他说出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我爹于是派人暗中查探，但至今查无结果。昨日，纪威哥哥突然悄悄捎信给我，约我今日在这天禧寺碰面，说有要紧的事告诉我。我猜想，他大概知道我爹在调查他，想要与我商谈此事。”

徐妙锦问道：“他没有告诉你，那一万两黄金是从哪里来的吗？”

景展翼摇头道：“我们难得见一次面，而且担心被人发现，每次都是言语匆匆，根本来不及详谈。”

“那你觉得，那笔钱财会是不义之财吗？”徐妙锦又问。

景展翼惊颤了一下，声音也有些虚浮。“纪威哥哥是个谦谦君子，我坚信他做不出杀人越货那样的勾当来，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出，他究竟用什么法子弄来了那么大的一笔钱。所以今日我请锦姐姐同来，一来是为我做掩护，二来也想让锦姐姐帮我拿个主意。”

徐妙锦安慰她道：“既然来了，就先听听他怎么说。他约你在天禧寺的什么地方会面？”

“就在这片桃花林中。”景展翼的目光飘向远处，她的随身丫鬟秀菊与铁凤的丫鬟文英，还有徐妙锦的丫鬟丹杏在一处聊得正欢，“锦姐姐，待会儿他来了之后，你先帮我打发几个丫鬟到别处去。”

徐妙锦道：“这好办，交给铁凤就行了。”

“你们要我做什么？”铁凤突然之间冒出来，让徐妙锦和景展翼都吓了一跳。

徐妙锦嗔道：“你这丫头，真是个冒失鬼。”

铁凤嘻嘻哈哈的。“有什么秘密，快快从实招来。”

景展翼只好如实说道：“我约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哥哥在这里会面，等会儿需要你帮个忙，将秀菊她们几个丫头带到别处去，免得被她们发现。”

铁凤张大了嘴巴，眼珠子滴溜溜直转。不待铁凤开口，徐妙锦已经抢过话头。“我知道，你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只是现在不是回答你的时候，先将丹杏她们支走，过后你要如何审问展翼，都随你。”

“好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铁凤拍拍胸脯，一脸豪气。

徐妙锦和景展翼看着铁凤走远，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纪威并没有出现，徐妙锦和景展翼一直等到日落西山也不见他的身影。铁凤已沉不住气跑过来了，听说纪威失约，她气鼓鼓地嚷着：“太过分了，展翼姐姐，这种不守信用的人这辈子都不要理他了！”

“风妹妹，这话说得重了，说不定人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耽误了。”徐妙锦替纪威说话。

景展翼神情焦虑。“纪威哥哥不会无故失约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徐妙锦道：“先别着急，你知道纪威住在哪里吗？既然他来不了，你就想办法让人给他带信，请他回复。”

景展翼摇头道：“我只知道他在应天府学夫子庙附近租住，方便参加今年的科举考试，具体住家却不知晓。”

徐妙锦沉吟道：“要不这样吧，现在天色已晚，我们先回家去，免得家人担心。我让大哥帮忙在夫子庙一带查寻纪威的住处，找到之后就给你回个准信。”

“这……”景展翼有些迟疑。

徐妙锦道：“放心吧，我大哥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铁凤也道：“就按锦姐姐说的做吧，也没有更好的法子。”

景展翼轻轻点了点头，一种无奈而悲凉的情绪将她紧紧抓住。

徐辉祖听说了景展翼的事后，立即派出手下人到夫子庙一带寻找纪威，很快查找到，夫子庙西南数十里外的乌衣巷内有一座大宅院，纪威就在那宅院内的一间厢房居住。手下人说，那大宅院原来的主人是燕王的乳母冯氏和她的丈夫王忠，夫妇二人膝下无子，数年前去世后，房屋留给了一远房亲戚。

“燕王的乳母？”徐辉祖一听到“燕王”二字，立即警觉起来，他决定亲自走一趟乌衣巷。

乌衣巷是一条幽静狭小的巷子，三国时是吴国戍守石头城的部队营房所在地，当时军士都穿着黑色制服，故以“乌衣”为巷名。东晋初，大臣王导住在这里，后来便成为王、谢等豪门大族的居住区，而今乌衣巷的高府华第已被普通的粉墙黛瓦的民房所取代，门窗檐楣，古朴雅致。

从夫子庙出发，穿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经过风韵诱人的青楼媚香楼，再往西南行数十里，便可以看到乌衣巷的题字了。秦淮河畔是应天府最热闹的所在，琼楼玉阁，舞榭歌台，鳞次栉比，白天烟花流水，晚上纸醉金迷。

徐辉祖从不流连烟花柳巷，此时他站在文德桥上，望着低垂夜幕下的画舫妓楼，不知为何，竟脱口而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自己也吃了一惊，心事重重地步入了乌衣巷，走在青石小路上，两旁青砖小瓦，回廊挂落，一栋栋建筑起伏有序。这个夜晚，出奇的平静。

来到纪威居住的大宅院前，他叩动门环，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前来应门。

“请问，纪威是住在这里吗？”徐辉祖询问。

那书生应了声“是”，用手指着前方亮了灯的厢房道：“就住在那一间，他正在沐浴。”

徐辉祖顺着书生所指的方向一看，果见窗户上映出了一个晃动的

身影。

这时大门又被叩响了。

“真是奇了，今晚怎么有这么多访客？”书生说着又去开门。

大门打开后，徐辉祖愣住了，门外站着的竟是顾烟萝，她亮晶晶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

徐辉祖也痴痴地回望她，她的行踪总是这样飘渺不定，让他在为重逢而惊喜的同时，又要担心再度的无奈分离。“小萝，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顾烟萝震动了一下，撇头见那书生正迷惑地盯着他们看，立即矜持地、轻轻地把手抽开，低下头去。

那书生的情态也有些不自然，匆匆转过头去，却瞬间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纪威，纪威他……”

徐辉祖和顾烟萝都吃惊地将目光投向纪威的房间，他们发现窗户上的人影正在往下沉。

“纪威！”书生飞身上前，用力拍打房门，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使劲推门，可门从里边反锁了。徐辉祖运劲将门撞开，三人冲进屋内，只见纪威一动不动地仰躺在浴桶内，整个人完全淹没在水中。徐辉祖赶忙将他从水中抱出来，只见他面部呈烧焦状，面目全非，伸手一探，已经没了气息。

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顾烟萝仔仔细细察看了一番，道：“他是中毒身亡的。”

“中了何种毒？”徐辉祖问道。

顾烟萝道：“是苗疆的天心海棠，号称天下第一毒。此毒是一种气体，无色无味，只要皮肤毛发稍微碰到一点就会性命不保，顷刻间毙命，而且腐蚀性极强，除了接触到的人之外，附近的東西也会被腐蚀。”

徐辉祖四下一瞧，发现那木浴桶的边沿已经凹凸不平，焦糊一片，其余距离较远的桌椅则并无任何异样。“那就是说，纪威在沐浴时被人下毒？”徐辉祖思忖道，“可是他中毒倒下时，我们都亲眼所见，如果有

人放入毒气，不可能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走，何况房间是从里面反锁的，窗户也从里头拴上，完全是一个密室。”

顾烟萝蹙眉凝神，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徐辉祖问那书生：“纪威是什么时候进屋沐浴的？”

书生道：“我也刚回来不久，回来时就见他在屋里沐浴了。”

“你们这里住了几个人？”徐辉祖又问。

书生道：“这里住的都是赶考的学子，共有五人。晚上一般只有我和纪威在，其他人都去秦淮河边找姑娘了。”

那书生名叫周祯，前几日才住进来，对纪威的情况一问三不知，只能等其余三人回来再问话。徐辉祖将此事通报都督府断事铁铉，由他来查办此案。

铁铉命人妥善安置了纪威的尸体，又派人将那间发生命案的厢房看守起来，同时去寻找同住宅院内的另外三人。

离开乌衣巷已是三更时分，秦淮河畔依旧五光十色，画舫凌波，桨声灯影，构成一幅如梦如幻的美景奇观。

顾烟萝悠然远眺，似不经意地问道：“听说徐府的东花园就在这附近？”

徐辉祖微笑道：“就在印月桥的西南，那里有我爹的祠堂。”

“能带我去祭拜一下吗？”顾烟萝抬眼望着他。

“现在？”徐辉祖微怔了一下，“三更半夜去祠堂，这……”

“若是不愿意就算了。”顾烟萝转身就要走。

徐辉祖一把拉住了她的手。“我没有说不愿意，你要去祭拜我爹，我求之不得。”

顾烟萝微微垂首，不再说话，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一路去了东花园。东花园是徐府的私家花园，是一座以桥为特色的园林，园内还有亭台楼阁、池馆水榭，徐家人经常到此游玩，盛夏时节则会到园中小住消暑。水榭亭阁中有一座园中小楼叫“延安殿”，便是祭拜中山王徐达的祠堂。

待顾烟萝恭恭敬敬地上香磕头后，徐辉祖在她身旁跪下，也对着徐达的神位磕了三个响头，而后半开玩笑问道：“你打算何时进我们徐家的门？”

顾烟萝心头一震，她努力掩饰着内心的慌乱。“在祠堂里说这样的话，当心亵渎了神灵。”

“这怎么是亵渎呢？”徐辉祖激动起来，他紧紧地凝视她，似乎想一直看到她内心深处去，半晌，才真挚诚恳地说道，“我要三媒六聘，正式娶你进门。”

“三媒六聘？你就不怕成为整个应天府的笑话吗？”顾烟萝的泪已滑下面颊，颤声道，“更何况，我是漏网的朝廷钦犯……”

“你不再是朝廷钦犯了，”徐辉祖截断了她未说完的话，“皇上已经为因‘蓝玉案’被株连者昭雪平反，还对沈顾两家给予特别礼遇。”

“真的？”顾烟萝咽着泪，精神恍惚。

“当然是真的，”徐辉祖双手捧起她的脸，他的眼里燃烧着一片炙热的深情，“皇上对我很是器重，刚册立了太子，就加封我为太子太傅，且皇上仁柔心慈，只要将我们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他一定会成全，为我们赐婚的。”

顾烟萝一眨也不眨地迎视着他。两人都不说话，就这样痴痴对视，好久好久，然后，徐辉祖张开双臂，将顾烟萝拥入怀中，他们紧紧相拥，只觉得万籁无声，天地无存。

好半天，顾烟萝才抬起头来，看着徐辉祖，恍如隔世，喃喃道：“天下红颜无数，你又何必……”

徐辉祖的语气异常坚定。“天下红颜虽多，顾烟萝却只有一个，我这辈子是认定你，也要定你了！”他专注地看着她，“明日我就可以去求皇上为我们做主。”

“不行！”顾烟萝急了，“我……我还没有想好……你给我点时间考虑。”

徐辉祖扬眉轻笑。“好，我等着你的答复。你愿意考虑，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顾烟萝心中千回百转，她眼睛一闭，长长一叹，忽凝眸看着徐辉祖，缓缓开口问道：“中山王以忠义名闻天下，你是如何理解‘忠义’二字的？”

徐辉祖道：“所谓忠义，就是忠臣义士。”

“你也会像你爹一样，誓死效忠当今圣上，当忠臣义士吗？”顾烟萝的言语中有试探的意味。

徐辉祖斩钉截铁道：“一定会的。”

“不惜大义灭亲？”顾烟萝追问。

徐辉祖回答得很干脆。“坚持原则，不徇私情。”

顾烟萝眼睫颤动，眼神里透着凄凉。

徐辉祖知道她的问话一定有用意，却并不探究，只是问道：“你今晚到乌衣巷，也是找纪威吗？”

“不是，”顾烟萝轻声否认，“我是到秦淮河边赏月碰巧发现了你的踪影，于是追随之的。”

徐辉祖哑然失笑，这撒谎的技巧一点都不高明，但他却并不点破。

“既然你这样说，我就姑且相信吧。”

二人走出延安殿，到池中的一座亭子内坐下，耳鬓厮磨、浓情蜜意，竟睡意全无，相依相偎直到天亮。

福兮祸所依

次日午时，徐辉祖惦记着纪威的案子，又与顾烟萝一道去了乌衣巷。负责看守厢房的都督府兵士正急得团团转，昨夜几名守卫被一阵迷香迷倒在地，醒来时发现厢房内一片凌乱，像是有人闯入其中，翻箱倒柜寻找什么东西。

正在此时，铁铉赶来了，听说了昨夜发生的状况，他显得很冷静。“这和纪威的遇害一定有关，先盘问与他住在一起的那几个书生，或许能得到有用的信息。”

那三个与纪威居住在一处的书生昨晚相携去喝花酒，个个酩酊大醉，灌了好几碗醒酒汤才将他们弄醒。

三个书生，身材矮小的名为陈义，微胖的是吴明，还有一个白白净净的叫张轩。

陈义与纪威是同乡，二人的关系最好。据陈义所说，纪威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一年半，他平常闭门苦读，很少与外人来往，但是不久前突然出了一趟远门，来回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

铁铉问道：“你可知道纪威出远门是去了哪里？”

陈义道：“听他说是要去北平。”

“北平？”铁铉看了徐辉祖一眼，二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铁铉继续发问：“他有透露此行的目的吗？”

陈义叹了一口气。“还不是被他那个老丈人逼的。他与左金都御史景清家的小姐自幼定亲，但如今景大人嫌他家境贫寒，提出要一万两黄金作为聘礼，想让他知难而退，偏偏纪威对景家小姐一往情深，不肯放弃。有一回喝醉酒时他对我说，眼下有一个发财的机会，他决定冒险一试，哪怕掉了脑袋也在所不惜，至于是什么机会，他自然不会透露。后来他真的就出远门了。”

“他果真发财了吗？”铁铉又问。

“应该是如愿以偿了吧，他回来时满面红光，特别兴奋。只是去景府又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人家担心他的钱财来路不正，不肯接受。”陈义道，“说实在的，我也怀疑他那笔钱财来路不正，一个穷秀才，哪里弄来这么多的金子，莫不是干敲诈勒索的勾当去了？”

徐辉祖脑海中有一个念头闪过，脱口问道：“他是不是掌握了什么人的把柄，以此要挟对方，索取钱财？”

陈义茫然摇头。“这我就知道了，关于这趟行程，他半点不肯透露。”

吴明和张轩并不知道纪威与景展翼之事，但吴明想起，有一回见到纪威沐浴更衣完毕，神采奕奕地要出门，问他上哪儿，他说要去见一个姑娘。张轩补充道，他也见过纪威沐浴更衣，穿上最体面的衣服出门，想来也是会姑娘去了。

“如此说来，纪威每次与展翼偷偷相会之前都要先沐浴更衣，那么昨日……”徐辉祖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一时之间理不清头绪。

这时顾烟萝问道：“纪威出事前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又或者，有没有对你们交代什么？”

陈义猛然“啊”了一声。“我竟然忘了，他给了我一封信，说万一他遭遇了什么不测，让我亲手将这封信交给景小姐。”